

宋加綠古城塚探考記

秦國研究

編主春毓陳

100

魏書

宋加綠古城塚探考記

本篇爲「遠古台代古城探考記」中的第三段。

本篇為「遼右台代古城探考記」中的第十四章，係宋加錄

本篇為「遠古時代古城探考記」中的第十四章，係宋加綠
古城探考記的第三段。——譯者附識。

本篇為「遠古時代古城探考記」中的第十四章，係宋加綠
——譯者附識。

那北方紀年史載，宋加繩城垣，漢五十步，是「百步」未免過實，這座廣闊的城市，將如何守衛？除了北方紀年史以外，別無他籍紀載，依事實而言，城究竟有多少大，雖北方紀年史，亦紀載着城垣並非固定，曾予以縮小修補，以備抵抗。這一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拍昭室利達摩苔拉畢洛（Pāṇavīra Tāmāla Bṛha）所奏的縮小城垣，如照着北方紀年史的字義，則僅是縮小以利架砲位而已。惟照作者的意見，則認為縮小城垣，就是把整個城垣移入，照言之，即城垣被勦移入而縮小範圍。作者敢下此種推測，蓋書赴位於城外東面的佛骨灰寺（Buddha-Smāraka-Vihāra），發現有城壕的遺蹟在戎河（Rong-gang）靠南的岸旁。現時仍存着綿長的土壕，形近馬路，而非馬路，因狹小而峭。這座城壕，和現時所見的河岸旁的城垣成一平行線，孤獨地存在着，且無護衛。問題不外是：這是什麼牆垣？為什麼單獨地建在這裡？祇能這樣子解答：原先的城垣必拓展達佛骨灰寺，而佛骨灰寺則位於城內。惟這裡係半島形，不時為水所衝激而崩陷，結果祇有向後移以避水。現時在東面的城垣，距離佛骨灰寺約有廿先。《原註》一再度翻閱北紀年史有關於縮小城垣的紀載，悉佛曆一一零一年，拍昭阿彌叻（即拍隆）在城中央的水峽突告失蹤，拍帕戍早太子（得繼位而統治室利薩察那萊城）戰畧專家坤苔拉勃納（Kun-Tālāvīra）向拍帕戍早皇奏稱：「本國已乏能者，將來或不免遭受危害，請皇上從事建立城垣及砲台，以固城位。」拍帕戍早皇表示同意，乃委坤苔拉勃納任技師，分配職務，「督縮小城垣，周圍加建砲台。」這一段紀載，把全無根據的佛曆紀年除去，則所述的也許不無事實。既如此，則不難明白，這時代的室利薩察那萊的君主，必已勢力低落，蓋君主自身不圖奮進，大與始祖，即創立紀年的拍隆有別。坤苔拉勃納所奏的「本國已乏能者」，必非所奏的真正言詞，當係著述者假借坤苔拉勃納的

口而說底，目的在指出當時的室利薩察那萊城勢力中落的程度而已。至于君主本身，也許實感到力弱，始從事修葺城垣，以備敵；惟依照舊城垣加建新城垣，大概認為大廣闊了，無充分實力守衛，於是下令實行縮小城垣的範圍。這樣一來適符合北方紀年史所載的周圍縮小城垣的紀錄了。不過北方紀年史的作者，大概未親身勘查城址，於是在敘述時，憑一已的意付而說是需要修築砲台的地點，始行縮小。

問題祇在：既然舊城垣不適合，為什麼不遷徙他處，為何把原城垣縮小？這問題可作三方面解答：（一）居民居此已數代，有固定基業，遷徙困難，且不免引起種種損失。（二）王室勢力衰落，新城的建立，在在需要相當的實權。就是新城的建造，除須移民以外，仍須防衛當地土著的擾亂阻撓，同時還得物色建築所需要的材料。倘把原城予以縮小，則可避免種種困難，建築材料具備，即拆取原城的紅土，作為新城垣的材料。這層得了一個旁證，那就是佛骨灰寺旁的一岸土塚，乃是舊城垣被拆所存下的遺跡，較上面兩項更為重要的，就是亟須修葺城垣，加強砲台；蓋當時景綫王招昭室利達摩昔拉畢洛勢力膨脹，乃有一位大將（不管其名係昔拉勃納，抑或其他）必預先偵悉景綫土有意向伸張勢力，始進言，並從室利薩察那萊土早作準備，惟應明白的，準備的時間，必甚短暫，因史籍所載，景軍南下後，招昭帕戍旱土不敵，出城投誠，並獻上公主。所以，另覓新城地，事實不可能，且時間亦不容許，結果祇有縮小城垣。不過縮小時共有幾面，則無從考查，祇曉得靠戎河岸的城牆，仍展長約廿先，因原城塹仍遺存着。（原註二）

在未實行縮小城垣以前的宋加綠城址，究有多少大，不詳；但根據現時所存的城垣而言，也是不小的。營合坤威莊叻陀康一起草一城圖，然後依循着城牆測量，結果得出：東北面，即戎河岸長廿二先十五哇；東南面長廿二先五哇；西南面長廿九先十五哇；西北面長廿先十哇；周圍共九十五先。這較北方紀年史所紀載的小得多，同時也小於遠古台城，該城周圍約一百六十四先。

北方紀年史無論對何事物，總不免誇大其詞。即如宋加綠城，除了長度失實以外，對於城牆的高度，也作了失實的誇大。據載城牆高達四哇，厚八索。第一天抵步後所看見的城牆，心裏已有點懷疑了。不過當時樹木以及爬藤滿生，包括牆及渠，無從察出其度。作者派人先行清理一段，即靠東南面，乃有機會細察該方面的城牆以及溝渠。溝渠闊十三哇二索，深五索。城牆則用磚形的紅土砌成，高三哇，基厚四索，上端厚三索，作為軍士守衛時走動的步道，僅闊一索而已。這和北方紀年史所載底，相差得太遠了。

門，也許是城牆崩塌所致。有時雜木滿生其上，把城門掩蔽了，所以須先
物色一位嚮導，以利進行，披耶武素裏蒂（Phibun Surit）卒物色到一位嚮
導，名乃天（Na Tien），宋加綠居民稱爲天師（Tian Shi），蓋乃天的智慧高
人一等，且削髮出家頗久，駐於佛晉灰寺，曾一度任該寺的主持職。這位
乃天，實有大利，領導參觀各處古蹟，同時負責先搜查一些寶物的方位。
乃天對於宋加綠古城頗爲熟悉，而且作了不少的報導，可是聽乃天的報導



宋如綱古城城塲

初進入城內的那個漏洞。作者那樣子推測，因所通過的路，在行將抵達城門時，發現有一池塘，長方形，橫在城門前，且有水道直透城垣下的溝渠，依意忖在這裡實應有橋通過池塘而抵溝渠，但無充分的證據可證。城門則無從推測，除非直指其爲鬼門而已。（原註三）

一經檢視了城廓後，則不難推測出，拍那黎萱所率領的大軍自開拔於遠古台城後，沿着作者所行的同一條路而來，即拍隆古道，蓋較其他途徑爲利便，所以大軍的進行，是自西南方而來，抵步後，即在該方向實行總攻，就是西南方及東南方。（因城的方位不合方向，結果城垣多成斜角）不過這方面的城門必在事先有了相當的準備，這大概是預知拍那黎萱皇的大軍必來自此方；所以第一次攻城，不克。最後乃移師旱島方或北島方進攻。作者以爲旱島較爲切合，北島全無解。旱島切合於地理，即城的東面形成一半島形，戎河在此彎曲，成爲曲肘形，地乃成爲半島，而佛骨灰寺則建在此半島的尾端。還有這方面的城垣，較其他各方爲壞，無溝渠，頗易於進攻。同時這方面的城垣，破壞大甚，大概是當時攻城的結果。失去的溝渠，也許就是當時被填塞，而後代人又不予以開掘。至於旱島門，一經戰爭後，必全部崩塌，因此一無所存。

關於美木寺，係拍那黎萱皇大軍的駐紮地，竹寺則爲宋加緣太守所屬一隅的場所，因缺乏相當的依據，結果未有予以查考。(原註四)

附原註

(一) 在御著此書時，係差良城未被考出以前，此段所提述的，也係根據「差良城位於佛骨灰寺」（當地居民稱小寺）以及「佛骨灰塔」而發者。在羅摩坎亭的碑銘亦稱「碑銘堅立於佛骨灰寺內」，其詳細的紀載，可查第十一章附註二。

大門，稱太陽木門。（二二九、二三〇頁）這些城門名稱，是乃天所造底，不知以何所據。作者照稱，實認為習用此名，有利於叙述，無須費力於解釋，因此在地圖上亦冠以此名。

現在得敘述一下塞利阿瑜陀耶史所紀載的史蹟了。裡面所道及的三生門，係具有最堅強而鞏固的砲台，雖經過了激烈的進攻和火焚多次，依然不下。查具有鞏固砲台的城門，僅有一處，即西南方的凱旋門，門前有兩層柵欄，土壁亦厚，築成護翼的砲壘，看去確係堅固的城門，進攻不易。雖以現代的眼光看來，這種城門，實可說不壞。倘步兵與步兵的爭戰，佔了城門的那一方，實佔了上風，所以這城門可當得上三生門。至於莊橋門，作者認為就是東南方的羅摩那薩卡門，即係作者在離開速古台城而最

(三) 窩門，依推測必係到達燒陶器的土窯底路上的城門，如係事實，則位於此面的河旁。

(三) 窗門，依推測必係到達燒陶器的土窯底路上的城門，如係
，則位於此面的河旁。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泰國研究

(纂訂本第一卷
(第五十一期至第一百期)

編輯人

陳棠花

編委陳競泰(主編)

湯伯器

督印人

許克明

發行人

李其雄

發行所

泰京野虎路

中原報

印刷所

泰京野虎路
華中印務公司

本文非經許可
不允本刊
載准許

本刊以五十期為一卷，每期附中原報日刊出版外，另精印兼
訂本發行，卷首附有目錄索引，每卷出版前先發行預約，預
約期一個月，預約照定價八折。定價平裝每本泰幣五十丁，
洋裝每本泰幣一銖。書款先惠，外埠及國外郵費照加。

ນາຍເຄືອກເນັ້ນທີ່ໄດ້ ເປັນນະວຽກ ແລະ ຜູ້ພິເພີ້ ໄກສາ
ສໍາເລັດຈານ ແລະ ພິບພົມທີ່ໄດ້ ພົມພໍ ສ້າງ ດັນເສື້ອປໍາ ເຊິ່ງ 0000 ພຣະນະກ. ໄກສະພາ 20143

ວັນທີ . ຕຸລາຄນ . W.B. . 1948

原中

丁十五裝平

珠一裝洋